



後記

文 / 李文森

穆拉德博士（Dr. Murad）的蒞臨北醫，在校園內造成難得一見的轟動。演講當時，杏春樓大禮堂內盛況空前，不但座無虛席，連走道、禮堂外都站滿了聽眾。雖同為醫界，然而各領域之間的專業仍常令人有“隔山”之慨。更何況要在這短短一個小時內去洞悉一份榮登諾貝爾獎的研究之精髓，不要說是聽者不易，相信對演講者而言也是一份艱鉅的工作。因此在面對這樣的場面，我們不禁要問是「諾貝爾」還是「演講主題」的魅力？無論答案如何，這場演講所帶給我們的正面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他的談話，留給我們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如果能撇開演講內容中的專業部份，我們所聽到的是一位學者成功背後的工作態度、治學方法、以及人文關懷。

諾貝爾獎是許多科學菁英窮極一生的努力目標，而其中奪魁者有幾人？更何況很多研究發現是須經過長時間的應證才能顯現其影響力。而這過程真可謂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在我們為這些得獎者投以敬畏眼光，擊掌叫好的同時，是否也開始思考成功的條件。智慧、努力、堅持、與運氣該是其中幾個重要的因素吧！其中“堅持”更是我們最常碰到，也是最須克服的難題。

面對臨床與基礎醫學之間，抉擇一直是兩難之事，心情經常如同岐首蛇，南北兩欲馳。兩者兼顧雖無不可，但要同臻完美的地步，就有相當的困難。目前醫學界強調的臨床與基礎結合，是否就要這種分工合作的精神？「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的工作性質固有

不同，其基本精神卻是一致的：都是在提出一些問題，然後去尋求答案。」聽完同時兼具醫師身份的穆拉德博士的這番話，我們或許都該自問「是以怎樣的態度在面對自己的工作？」如果沒有一份強而有力的理由在背後支撐著，我們是如何在醫學工作中面對生、老、病、死，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醫護人員每天所要面對的這些情緒衝擊，絕對不是一份優厚的薪資可以補償的。而學術研究何嘗不也是一條艱辛、漫長、又寂寞的路。努力之後，成功者有多少？就算成功了，也往往是高處不勝寒。成功的最大喜悅，也許是一份自我的滿足吧！是在不斷的「自我挑戰」中去享受「突破」的喜悅。踩著前人的足印前行，或許可以走得安穩些，卻永遠得不到



■演講當天座無虛席，令人不禁要問，是「諾貝爾」還是「演講主題」的魅力？

「發現新大陸」的驚喜。「人生苦短，學海無邊，回頭是岸」如果不能在工作中得到一些樂趣，還不如去唱首歌、跳隻舞，人生或許會愉快些。

因發現盤尼西林（penicillin）而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佛萊明博士（Dr. Fleming）曾說過「一件新事物的發現都是偶然的：牛頓看見蘋果由樹上落下來；瓦特觀察到正在沸騰的水壺；倫琴發現一些霧狀感光的底片。而這些人都具備了足夠的智識，能夠由這些稀鬆平常的偶發事件中，發現新的事物。」是否我們也曾用心過身邊的事？我們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下手中的工作，重新思考一番。（作者現任北醫生理學科主任及醫學研究所教授）

57